

特別報道 回歸20年

香港 錯過了 什麼？

李小加
盛智文
王于漸
田北俊
陳亨利
趙子翹
唐偉邦
梁國權
林家禮
黃克強
馬傑偉
林偉而
王良享
海寧

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添馬艦軍事基地，於告別儀式上接過降下來的英國國旗，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香港人此後馬照跑、樓股照炒。在那個暑假畢業的大學生，跑去當記者的，起薪點每月1萬港元。這工資雖然不能跟在英資財團當management trainee 比較，但三個月試用期滿後加薪2000港元，還是可以用5600港元租住一個沙田第一城410呎兩房單位，過獨立生活。那單位在97年叫價最高約250萬港元，畢業生若能跟父母多住幾年，每月儲起7成人工，那大概7年多便可有資本作首期置業。畢業生其後升職加薪，香港樓市在98年起連續5年下沉，這則是後話。

今年畢業的大學生，仍願意跑新聞的，起薪點大約12000港元，試用期後工資大抵不會有所調整。那個410呎沙田第一城單位，現在月租12000港元，售480萬，大學畢業生租盤免問，也買樓無期。

那麼30至40歲左右的中產階級或專業人士呢？他們若沒有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及時置業，今天能夠選擇的，可能是以四百多萬買一個由恒基地產興建的161呎、只僅僅大過Tesla Model X的納米單位，或以120萬買一輛Model X。

樓價屢創新高，香港躍然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房價的地方。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就406個大都會的樓價和薪金中位數來分析，香港的樓價最難頂，其次是澳洲悉尼。

若香港的工資及經濟，也如樓價般飛升，這城市每天都應該像回歸慶典中的歌舞昇平。但實情是，香港的經濟表現已被新加坡超越。在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前，新加坡和香港同被譽為亞洲四小龍，能帶領亞洲經濟起飛。97年，香港的人均收入為2.73萬美元，較新加坡的2.63萬美元高約4%。20年後的今天，香港的人均收入雖升至4.35萬美元，卻比獅城的5.27萬美元少約17%。與此同時，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有如第三世界國家，用來度量收入差距的堅尼系數，去年創新高至0.539。

回歸以來，香港經歷四屆行政長官的管治，政策朝令夕改。樓價高企，困擾著香港經濟，甚至被認為是導致社會分裂的重要原因。香港在滂沱大雨之下由英國人手上交回中國，20年後這城市仍是風雨飄搖。香港在這20年間究竟失去了什麼？香港人要捉緊什麼，才能追回失落的優勢？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希望從所有中國交易中分一杯羹



在3年前幫助中國對外開放股票市場後，李小加現在想反其道而行，把全球市場帶給中國投資者。

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正在為新交易平台做準備，他稱這個平台將會為中國帶來史無前例的海外資產市場入口。

上述計劃是建立在香港交易所現有的互聯互通機制的基礎上，將允許中國投資者購買國際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以及參與全球企業在香港的股票發行交易。雖然香港股市的上市公司很少來自亞洲以外的地區，但他表示希望通過中國龐大的投資者基礎能夠吸引到諸如蘋果或者迪士尼這樣的公司來香港上市。

這一切都是為了讓香港交易所成為中國資金流入及流出的主要渠道，這個56歲前銀行家的最終目標是「在香港打造一個足以與紐約和倫敦一較高下的大型交易中心，港交所將成為中國財富的全球部署中心」，在香港回歸20週年之際，他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時候表示。

這是一個非常宏偉的藍圖，將會應對來自因上海以及深圳金融中心更一步對外更加開放市場所帶來的競爭壓力。不過香港這些年來總是比內地的改革領先一步，他對於香港擴

大其作為內地的長期的貿易通道的中國門戶地位十分有信心。

2014年互聯互通的滬港通以及擴張到深圳的深港通，連接了內地投資者市場與香港交易所。這些平台被認為是上周將中國內地股票（A股）納入MSCI指數的關鍵原因，預計今年香港交易所將為中國債券打開類似的平台。

這些平台現階段並沒有納入新上市的股票、ETFs、衍生品和大宗商品。但是他希望最終這些都會被納入，正等待內地和香港監管機構的批准。

他對於在這個機制下新股的發行尤其興奮，因為內地對於資金的調控，國際公司發現很難將23萬億的國內財富進行股權融資。他的計劃Primary Connect將會允許諸如蘋果的公司，透過在香港交易所第二次上市，吸引內地投資者進行投資，形式類似滙豐控股和渣打銀行等英國公司的做法。

「我們將建立一個能夠與歐洲以及美國競爭的亞洲時區的重點流動性資金池，」他說。

香港現正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兩地之間的金融和司法體系的差別逐漸消失。這將會伴隨著內地改革的加速或者北京政府通過加大對香港事務的干預。●——Benjamin Robertson；譯 陳露詩

蘭桂坊集團 主席盛智文：我們 落後了，快Unblock Hong Kong!

曾經把垂死的海洋公園重新打造成全球十大主題公園之一的「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可說是最能代表香港的「鬼佬」。

由80年代走到今天，香港經歷了不少風浪。三年前，盛智文接受本刊訪問時，大叫「香港卡住了」。現在，香港似乎仍然停滯不前，「中國正在急速成長，香港卻在落後，」盛智文說，要令城市重新注入動力，政府要解決土地問題，並且更主動管治，「過去香港採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但今日的香港政府需要主動領導，香港人重拾對未來的信心，才可以Unblock Hong Kong。」

這名出生於德國，在加拿大長大的猶太人，80年代來港做生意發跡，買下人生第一幢物業，並將一塊中環爛地「爛鬼坊」，打造成今日紙醉金迷的蘭桂坊。

從此，盛智文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2003年獲時任特首董建華「三顧草廬」，出任海洋公園主席，令這個已屆遲暮之年的主題公園成功「回春」，成為全球十大主題公園之一。而他每年於哈囉喂(Halloween)的鬼馬造型，亦令全港市民引頸以待。2008年，他甚至放棄加拿大國籍，入籍中國香港。

「過去5年我們的社會高度分化，各人互相指責，我曾經接受訪問說『香港卡住了』，因為很多法案都無法在議會上通過，立法會上無止境地拉布。現在，我們需要unblock Hong Kong，」盛智文說。社會上的不滿，很大部份源自持續高企的樓價，「利率長時間處於低水平，引致資產價格上升，令香港的物業非常昂貴。不單是香港，這是全球的問題，令貧富懸殊問題更加嚴重。香港的樓價比過去任何一段時間更加瘋狂。而這令很多人感到絕望和沮喪。」當香港的年輕人感到失意，難以看到將來，「住在狹小的劏房，只有200呎的面積，當然他們會想找代罪羔羊，想怪責一些人。他們會怪責政府，並且認為現行的制度行不通。」

事實上，港人供樓負擔已經連續7年冠絕全球。根據美國研究機構 Demographia 發表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去年香港樓價為家庭入息中位數的18.1倍。換言之，一般香港家庭要18.1年不吃不喝不花分毫，才可成功儲夠資本置

業。「在70年代的麥理浩管治時期，香港只有4%的土地為住宅用地，41%是郊野公園，35%是農地、工業及商業用地，我們擁有很少量的住宅用地。在當時來說並沒有問題，因為人口仍然很少。但現在我們人口多達700萬人，但很大部份的香港土地卻因為法規而不能動用。這些都是需要關注的問題。因為住房是人類基本的權利，」盛智文說，唯有令大家安居，才可令社會安定。

房屋問題不但令社會出現撕裂，甚至扼殺很多創意，「我們擁有很多有才能的年輕人，但問題就在於高昂的土地價格。你需要有地方來創業，但你只可以在自己的小小房間內努力，甚或是在你父母的房間內工作，這不是有利於年輕人創業的環境。」

另一邊廂的中國，卻正在以高速增長。「中國在這方面正在領先全球。深圳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矽谷。科網大企如騰訊、華為，所有這些品牌都在深圳崛起。中國的流動支付亦是另一樣令人驚歎的事。中國所有人都在用Alipay、Wechat，沒有人再用現金，」盛智文說，微信現時擁有超過8億用戶，正在為世界帶來改變。

「香港需要加入這個生態系統，香港正在落後，特別是科技，」盛智文認為，教育未能跟上最新的科技，是其中一個原因。「我們擁有全球頂尖的大學，但中小學卻出現了問題。科技發展遠遠超越了教育制度，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學生比教授知道得更多，因為老師並沒有跟隨著



科技成長。所以我們要改變學生接受教育的方式，與科技同步。」近年冒起的人工智能、Robotics（智能機械人）、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自動駕駛等，都會是改變世界的事物，而香港需要在這股浪潮中走在前方。「我們需要的教育制度需要幫助年輕人適應新科技。科技會高速滲入教育中。」故此，政府應該更積極配合現時的科技潮流，主動推動政策。

另一個落後的領域，是香港曾經引以為傲的娛樂創意行業。「香港的流行娛樂工業曾經風靡一時，包括我們的廣東音樂、歌手都曾經很厲害，所有亞洲國家都追捧香港。他們甚至專程到香港看香港電影、買本地的音樂唱片，但這一切，我們都已經失去了。」這股潮流，現在已流向中國及韓國等地。「你看韓國的K pop！韓國現在變成一個很潮的地方。香港要急起直追。」雖然不少香港人對於強大的中國感覺抗拒，過去香港對於內地自由行亦出現頗大反彈，但盛智民認為，兩地的邊界將會更加模糊。「我相信到了2047年，仍然存在邊界，但將會更加融合。」盛智文以紐約和倫敦為例，當城市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且越發擁擠時，便需要向周邊地區擴展。「連接廣州、深圳和香港的高鐵將會落成。去廣州只需45分鐘，深圳只是10分鐘。」他說，加上現時不少科技公司正在研究面部識別系統，「現在我們都在用回鄉卡和護照、手指紋去過關進出中國，隨著科技發展，會令我們出入境的方式更加容易。所以，未來將會有更多人搬到中國。」⁶

香港大學經濟學 講座教授王于漸： 全民做業主 追回失落的20年

樓價高企，是過去幾年困擾著香港的最大問題，甚至被認為是導致社會分裂的重要原因。於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王于漸，過去一直深入探討香港的經濟問題，是香港經濟研究中心與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創辦主任，以及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總監。他認為房屋問題是香港社會所有問題的最癥結所在，



「香港在過去20年完全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如果香港無法解決土地資源問題，就無法解決人口短缺的現象。」王于漸指出，正當香港仍坐困於土地問題，在同一時空的新加坡，已經在過去20年完成「華麗轉身」，令超過90%國民擁有物業，大量吸引人才，推動經濟。面對強勁的競爭對手，香港能否重新奮起直追，追回失落的20年？

回歸20年，香港經歷了歷史上人口變化帶來的影響。「香港的人口，特別是年輕的人口，增長是近乎零，這是最大的變化，」王于漸說。在戰後至90年代中期，年輕人口一直增加，然而，這個增長在80、90年代已出現放緩，直至97年回歸後至現在更出現收縮。根據香港政府統計署的資料，0至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由1981年的24.6%，一直下跌至2016年的11.3%，年輕就業人口在整體就業人口的比例亦出現下跌。「所以我們缺少了最有創造力的年輕人，總體的勞動團體的創造力較衰弱，」王于漸說。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增加年輕人口。「第一個方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是鼓勵生育。第二，就是增加移民人口，特別是具有高技術、文化的人口，透過移民或放寬來港工作的環境去補充，」王于漸說。然而，這兩個政策在香港都不易推行，「第一，香港在回歸20年後，變得較政治化，對於外來的技術人口，社會基本上不但不太歡迎，而且多少有抗拒，這在政治上較難克服。第二，當移民人口來到，一定會對香港的房屋資源及物業資源如商場、舖位、寫字樓造成壓力，令資產價格上升。」而香港社會對於租金、樓價上升的意見一向甚為分歧。「有樓的人會支持，無樓的人會反對，」於是，香港過去20年年輕人口增長幾乎完全停頓，甚至出現萎縮，直至現時無法在政治上解決需求。

「我們一定要參考新加坡，如果新加坡可以，香港都

可以，」王于漸說：「新加坡在過去20年進口的人口非常龐大，令他們就業人口的教育水平，現已高過香港，但20年前他們是低過香港的。」根據兩地政府的資料，在2015年，香港持有專上教育學位的就業人數佔整體就業人口比例為29.3%，而新加坡則為32.2%，高出香港2.9個百分點。

然而，香港人普遍對於外來者及移民非常抗拒，近年更出現大量本土思潮，甚至引發不同形式的示威遊行，政府可如何拆招？「解決這個問題的先決條件，就是土地房屋，」王于漸認為，如果香港人人持有物業，就不會有人反對人口輸入政策，「因為人口增長，會帶動物業升值，但如果社會一半人有物業，一半人沒有物業，意見一定會出現分歧，沒有辦法達成共識，因此政策不能前進。」香港現時有半數人口持有物業，但另一邊廂的新加坡，持有物業的人數已超過90%，他認為，政府應透過房屋政策的調整，增加土地供應，並協助市民融資上樓，才是解決基本問題的方法，「至於已起好的公屋，政府就應該推出政策，使原來的居民變成居住單位的業主。」盡力推動全民置業。「這是第一步。這步行不到的話，香港未來5年至10年都會停留在現時的狀態，」他說。

香港現時的樓價水平已達歷史高位，2017年4月的中原城市指數高達151.25，已遠高於1997年樓市高峰時期的約100水平，不少人擔心一旦美國聯儲局持續加息，樓市出現逆轉，令買家及銀行體系受到衝擊。但王于漸指出：「2017年與1997年很不同。因為現時的金融體系、銀行系統，以及發展商與買家的財力，比20年前要強很多，抗災能力很高。即使災情來到，都不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雖然美國聯儲局於2015年底已啟動加息，但樓市的熾熱仍未減褪，每逢有新樓盤開售，都引來大批市民排隊輪候購買，對於美國加息可說是視而不見。「其實情況並不限於香港，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只要看看美國聯邦儲備局各個成員宣佈出來，他們估計未來幾年利息的走向，是高於市場預期的。是什麼意思呢？市場不信他們，因為他們過去一直出爾反爾，即使他們自稱會加息4次，但市場不信，只預期他們加息一次。」不過，王于漸提醒，一旦美國聯儲局未來持續大舉加息的話，「後期入市的人恐怕要失望了。」

除了樓市，「下流社會」的問題亦引起了各個發展國家的社會問題。王于漸解釋：「近數十年世界科技的發展，令越來越多的生產，需要相當高技術的人，才可以分享到財富。這與過去有何不同？與30、50、60年代的科技不同。」他以福特汽車廠作為例子，福特建立廠房，成立生產線，「你請一個沒有技術的工人，訓練幾個月，他就能夠參與生產汽車，就這樣獲得較好的收入，於是創造了中產階級。當時的技術，掌握後，就能夠僱用大量半技術人員，在短時間內提升技術成為中層技術，令收入改善，」。這是當時的科技發展

特色，製造了中產階級，亦令民主有了社會基礎。

然而，70、80年代後直到現在，科技發展迅速，Microsoft、facebook、Google等科技巨企相繼崛起，令小部份人獲得大量財富。「很多中產階級因此成為中下產階級，而不是真正的中產，他們只可以幫Amazon.com做搬運工人，於是仍然停留在低技術層面，工資亦停留在低水平。他不是很窮，但並不富有，這就是near poverty（瀕窮），」王于漸說，因為他們無法支付社會上最想要的東西，例如，住屋、為子女提供好的教育、好的醫療，而這些都是舊中產階級認為自己可以享有的。「他不會餓死，但只能每日食快餐，生活無憂，但不能享有好的生活質素。」因此，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不是赤貧，而是高不成、低不就。這個現象令世界上很多富裕國家在政治上高度分化，意見不一致，無法形成共識。「現在比較擔心的是，這個現象可能會維持很長時間。做好醫療、教育，每人都是業主，令中產階級感覺自己不會一直向下沉，已經可以令社會穩定下來，」王于漸說。B

萬泰集團主席 田北俊： 香港政府 最廢在發展土地

就在今年特首選舉前的一個下午，田北俊在其Facebook專頁分享到便利店買朱古力的相片，卻留言一句：「不用擔心，我不是買廁紙。」此帖文一出，馬上引起網民熱議。因在此之前，當時仍為特首候選人的林鄭月娥向傳媒透露到便利店買不到廁紙，成為全城笑話。而這個帖文只是田北俊在社交媒體的眾多「政治抽水」之一，他和「田毛毛」（田北俊Facebook專頁的管理員）的「抽水」形象深入人心。即使是不諳社交媒體的市民，也必然記得田北俊在2003年臨陣倒戈，帶領自由黨反對「23條」立法；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呼籲特首梁振英自行考慮辭職，結果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職務；以及2015年立法會表決政制改革方案時，未有率領自由黨隨建制派大隊離場。田北俊

縱橫政界30年，形象開明敢言，今年淡出政壇後，終於有時間回歸家族生意。對於未來發展，「香港仔」田北俊依然愛這自由港，但對其前景又有帶點保守。

田北俊近來卸下政治工作的重擔，可重新執掌生意。只是他未見到清晰的投資機會。曾任6年香港旅發局主席的田北俊狠批，政府荒廢了西九文化區及啟德發展區兩塊極有潛力的土地。「我覺得香港政府最廢就是這件事。西九和啟德兩塊地在1997年已經存在，竟然放了20年沒用，到現在才開始有些發展，」他認為政府可以利用這些土地，開發高端旅遊項目，例如歌劇、交響樂等，並舉例指東京早前邀請德國樂隊表演超過40場，自己亦有去觀看，而新加坡將在9月舉辦一級方程式賽車比賽，均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帶旺旅遊業。「當你的項目是高檔次，旅客自然也是高檔次，會光顧高檔次的酒店、餐廳和商店，市民亦不會太抗拒，」田北俊說，「香港最好的酒店，例如四季酒店、君悅酒店，都比歐洲大城市最好的酒店便宜一半，證明我們有空間做得更好。」根據酒店格價網站資料顯示，以四季酒店一晚最便宜的房價為例，香港約為4800港元，而倫敦及巴黎則約為8800港元。

香港本地的發展項目遲遲未能落實，那不如看看備受重視的「國策」——「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田北俊認為從事基建或融資的行業較受惠於前者，但其他行業的商機仍待觀望；後者對於香港商家來說會較有作為，特別吸引專才方面，但目前基建未做好，是「十年都未有一撇」。「這個時候應該守住生意，抑或進取地投資？」田北俊問道。他指時至今日，香港商界確實沒有內地商界的雄心萬丈，也不及他們進取，稍有猶豫，機會便已被內地商界率先搶佔。

回望過去，田北俊於70年代從美國讀書回港後，便開始打理由父親「褲王」田元灝創立的萬泰製衣。香港經濟在60

我覺得香港最大一個政治問題，是政策不可持續

年代依靠發展蓬勃的製造業起飛，後來成功轉型為以金融、地產、旅遊為主的服務業。「在90年代，地價貴，工資高，輕工業都搬回內地與東南亞，」見證香港經濟變遷，田北俊亦帶領家族生意轉型，在80年代尾積極進軍地產業，以收租為主，後來更結束了萬泰的製衣業務。不過轉型對田北俊來說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說：「我在1988年成為立法局（立法會前稱）議員，那時很忙碌，也沒時間將業務帶到其他地方，又怕麻煩，就投資在香港的商廈、豪宅來收租。」

「回歸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當時英國經濟很好。回歸後，就到中國經濟強大起來，」在田北俊眼中，香港總能遇到一個好碼頭。他相信內地的經濟會與香港緊緊扣連在一起，由於香港採用與美元掛鈎的港幣，加上較為國際投資者信任的法制、會計制度等，海外商界都自然經香港進入內地市場。「如果內地經濟不好，沒有人想到內地做生意，為何還要來香港？」他說，「內地經濟打個噴嚏，香港就會重傷風！」然而，中資近年大舉進佔香港各行各業，引來社會爭議。「在80年代，我們大量資金投放在內地，賺了很多錢，也不見內地有批評我們，」田北俊相信香港企業家的確會面對更大的競爭，但認為香港奉行自由市場經濟，不應該批評來港投資的內地人。「過去，怡和、太古、匯豐等英資企業是香港經濟的龍頭，」田北俊憶述，「近20年，華資接收了英資很多事業，長實、新鴻基等本地企業成為龍頭。而未來30年，可能是內地企業作為龍頭。」

香港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及格呢？田北俊未有正面回答，而是把問題拉回政治層面。「我覺得香港最大一個政治問題，是政策不可持續，」他說，其他地方的政府無論是誰執政，都有一個政黨，有長遠的政策規劃，並能夠落實。但在香港，特首換了，政策就改變。

「香港有『頭尾』兩個問題，第一是培育下一代，已經很多年沒有新的大學；第二是人口老化，多年沒有新的大型醫院，醫生人手不足，」他批評，現時的香港政府並非由政黨執政，只能做些小修小補，欠缺前瞻政策。既然政府不濟，那就應該做到「小政府，大市場」，由商界自行發展商機。新特首林鄭月娥在7月1日上任，但其內閣大多為舊人，或由公務員團隊提拔上來，欠缺新鮮臉孔。「從商界聽聞，很多人才都不肯入這個熱廚房，」田北俊相信，中國政府需要研究培養政治人才，而公務員在很多國家只是負責執行執政黨的決定，應該要保持中立。

近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



洵先後公開質疑香港遲遲未有就「23條」（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面對社會上有「港獨」聲音，相信林鄭月娥難以迴避「23條」立法的問題。2003年，田北俊率領自由黨反對「23條」立法，成功令當時的政府擱置立法。「那時有數十萬人上街遊行，加上香港受沙士打擊、負資產問題、失業率高企，若通過『23條』立法，政府管治會極大問題，」他說，即使今天有「港獨」，也得不到多少市民支持，而現行法例也足以處理那些問題。不過，他亦強調，基本法列明「23條」要作本地立法，始終是要做。

回望「一國兩制」落實20年，田北俊認為在經濟及民生上都算成功，但政治方面便有爭議。特別令他失望的是，在剛過去的特首選舉中，中聯辦大力干預選舉，要求選委支持林鄭月娥，令民望較高的曾俊華落敗。「香港市民會覺得，我根本沒有權去選，都是你說了算，和英國派港督來沒有分別，」田北俊相信，內地及香港都要就「一國兩制」反省，「到底內地在兩制下可容許多少高度自治？而市民亦要多從一國的角度去想，而非只顧及兩制。」**B**

聯泰集團 行政總裁陳亨利： 香港廠商要做科研

香港的製衣企業過去數十年來撐起全球時裝的大半邊天，Uniqlo、Zara、Banana Republic、Adidas、Ralph Lauren等，都由香港製衣企業生產。於1983年成立的聯泰，是本港製衣業的龍頭企業之一，生產線遍佈中國、菲律賓、印尼及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並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美國及歐洲設立多個銷售、設計及物流辦事處，去年營業額高達10億美元。面對中國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全球成衣銷售周期越來越短，聯泰集團行政總裁陳亨利分享製衣業在過去20年的變化，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20年來，無論香港與內地都產生很多變化，20年前香港的廠商在內地，利用內地廉價的成本，做加工業，製造很多的就業機會及投資，」陳亨利分享，但20年間，整個中國出現了很大改變，「它已經不是最平的生產地方，無



論是生產成本或政府政策，它亦變成一個消費的地方。」而香港要根據不同的環境改變角色。根據市場研究機構歐睿（Euromonitor）的資料，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小時工資在2005至2016年間大幅上升三倍至3.6美元，而同期的巴西則由2.9美元降至2.7美元，墨西哥由2.2美元跌至2.1美元。同時人民幣不斷升值，亦令成本上升，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由1997年的8.32，升至現時的6.84，升幅達17.8%。

因此，原本在國內設廠的香港廠商，都陸續將勞工密集的生產業搬向東南亞。聯泰亦於菲律賓、柬埔寨、越南及印尼等東南亞地方設廠生產。並且於去年將手上50%的股份售予國有企業上海紡織，互補長短。「我們出售一半的股份予上海紡織，我們有東南亞的網絡，上紡作為國有企業，它擁有很大規模的上游產業鏈。他們不熟悉國外，如果要向外伸展的話，可借用聯泰的網絡平台去東南亞發展，這會較他們自己做更好，」陳亨利說，而且聯泰的上市公司定位，可以讓上海紡織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場集資生產。

而香港的角色亦因此出現改變，陳亨利認為，香港未來應該著重科研，並將研究成果商業化，改善生產。「香港實際上有很多科研成果，但過去在推行及商業化方面，做得並不是最好。例如，全世界首架無水染色的染布機，是由香港研發出來的，但時至今日，仍未可以商業化。」陳亨利說，主要原因是，研究機構往往缺乏具規模的工廠作為實行場地。「無水染色是將氮加壓，變做液體，將顏料放入去，但必須要在獨立的廠房內加壓，如果加壓箱出意外，會令整個廠房出事，但香港沒有地方去做這件事。所以

要和內地更緊密合作，廠房都在內地，我們如何將研究放在內地一同發展。」陳亨利指出，香港有關生產的研究每年贏得不少獎項，無法商業化非常可惜，「例如，有個項目，冷衫最大的問題是起毛粒，很優質的cashmere，通常因為起毛粒而遭丟掉，但香港的研發機構已可改善這個情況。」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在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的資助下，研發出「工業級等離子毛衣處理系統」，為毛衣增加抗起毛球能力。此技術在2015年於被稱為全世界三大發明展之一的「第43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便獲得了金獎。陳亨利認為，香港具有完整的法律體系保護知識產權，可有效保護研發專利。

香港亦應該利用與東南亞及外國建立的關係，「人與人之間需要某程度上的文化認同，才可有這個信任。這是我們一段很長的殖民地時期建立下來的文化，我們返大陸，如果要飲幾杯烈酒，我們都可以招架，外國人卻不行，」陳亨利

說，相反，我們與外國人打交道，亦懂得禮儀，可以高談闊論不同的政治議題，「這是一種精神，是生活的習慣，是要用很多時間去複製，是一種文化，我們要將這個特別的文化融合在商業之內，聯繫人就是如何同時與內地及外國的商家建立友誼，是很重要的。」聯泰就與美國加州運動鞋品牌Sketcher成立合資企業，負責東南亞及內地的發行銷售。「外國企業不熟悉中國和東南亞市場，香港企業向北有中國，向南有東南亞，坐飛機4個小時的圈子內，已可到達大部份亞洲國家。」陳亨利指，現時Sketcher在多個商場內的銷量都達到第三位，僅次於Nike和Adidas。

全球商業形勢瞬息萬變，隨著網上營銷平台的發展，「資訊非常透明及數據化，相信我們由mass production（大量生產）改變為mass customization（大量個人化）」產品會變得更個人化，而客戶要求交貨的時間亦越來越短，「世界變得快，我們一定要走位走得更快。」**B**

創奇思行政總裁趙子翹： 站在大陸科網巨人的肩膀上



創科浪潮近年席捲全球，凡是能挑戰舊經濟的企業，都備受投資者追捧。在香港掛牌的內地科企騰訊獨領風騷，市值已突破2萬億港元，躋身全球十大上市公司。然而，在熱火朝天的科技板塊上，獨欠香港公司。2000年成立的「創奇思」算是香港較早出現的IT企業，伴隨回歸後的經濟起伏。創辦人暨行政總裁趙子翹相信，這城市正默默發生改變，未來會有多間本地科技公司上市，本地薑的聲勢也許能與騰訊並駕齊驅，更希望創奇思是其中之一。

「2004年，我們曾經考慮上市，但最後作罷，改為決定融資，」趙子翹回望過去，再看今天在港上升的科技企業都來自內地，亦略覺可惜。但他抱持希望，估計未來五至十年會有多間香港科企新貴，包括利用魚胚胎作毒物測試的水中銀、網上貨運物流平台GoGoVan、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以及正在努力、主打流動科技的創奇思，有能力在主板交易。

創奇思在2004年從私募金融資2億港元，在內地創立了一個名為「優點」、專門讓大學生使用的手機「社交媒體」。由於當年Facebook只是剛剛出現，智能手機仍未面

世，而互聯網不算很普及，所以這個「社交媒體」只是建立在手機短訊系統。創奇思與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等的多間內地大學簽署合約，提供免費短訊服務，讓大學生溝通，而學校亦可經「優點」網絡發放資訊予學生。「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媒體就是你手機的電話簿，」趙子翹說，「三年以後，我們有500萬實名用戶，是頗有價值的數量。」然而，「優點」的廣告收入不足以維持公司發展，消耗金錢比賺錢快，加上大學生畢業後便不再使用「優點」，欠缺盈利模式，令投資者卻步。就在即將找到新的融資之際，卻又碰上2007年開始的「雷曼兄弟事件」。「當時很多投資都暫停了，可見的將來都不會有新的融資，」趙子翹最後忍痛出售「優點」，並同時回購創奇思的股份，公司由900人減至20人，一切重新開始。「優點」其後輾轉落入類似Facebook的內地社交媒體人人網手中。

幸而，在趙子翹因「優點」而遭到挫敗的同一時期，蘋果發佈了首部iPhone。「我們的救星出現了，喬布斯改變了移動互聯網生態，提供一個相對開放及創新的營商環境，」趙子翹笑說，智能手機的出現令創奇思更有效地發展其流動應用業務。2008年至今，由創奇思推出或參與研發的成功產品眾多，包括電視互動程式TVB Fun、讓用家手機捕捉虛擬蝴蝶來換取優惠券的應用程式iButterfly、香港賽馬會即時投注應用程式及匯豐手機銀行等。

而趙子翹牢記著當年2億元的教訓，未有放棄內地市場。「2014年，中國手機遊戲公司網龍收購了我們，他們是『BAT』以外的科網巨人，和他們合作，就像站在一個巨人的肩膀上，有助我們在內地發展，而網龍可以借我們作為踏板，走向世界市場，」他說，「我們想做一個模式，和內地企業合作，產生重要的協同效應，展示予其他同業看。」以他們目前發展的電子學習為例，網龍會主導內地市場，相關的服務已覆蓋最少中國14個省或直轄市；創奇思則主力負責海外市場，近年已開始進軍越南、泰國、土耳其、俄羅斯。趙子翹又解釋，網龍一直以來較專注於發展遊戲項目，而現時創奇思正可吸收網龍的經驗，在電子學習的項目上，加強以遊戲為基礎的學習方式。

「教育界在過去100年都沒有太大的改變，我們會以互聯網的思維出發，改變學習模式，」趙子翹說。事實上，他過去的想法都是較為前衛。創奇思誕生的年代，科網股泡沫開始爆破，但趙子翹未有跟隨「dot com」（網絡）熱潮，反而早著先機，相信未來由手機主導，發展手機應用服務，因而未受到科網股爆破的太大影響。「創科企業要堅持自己的風格，不能只是追波（球）踢，」他說，未來看好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及電子學習的發展，前兩者是改變用戶體驗的關鍵，後者將是一場革命。例如創奇思旗下產品KIZVR便集上述技術於一身，採用VR技術，讓學生有更佳的互動學習體驗。

對於未來商機，趙子翹直言創奇思從一開始就以世界市場為目標，而近年中港政府推動的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更是前所未有的機會。「深圳、東莞等地負責生產、物流，香港則負責技術科研，亦是通往世界的窗口，整個大灣區有望在此方面傲視世界，」趙子翹說：「一帶一路有60多個國家，那些數碼化基建有誰去做？就是我們這些公司，和內地企業合作去做。」**B**

太古集團企業事務 董事唐偉邦： 香港仍是重要樞紐

回歸前，英資企業是香港的重要商業支柱，當中太古集團的地位猶為吃重。隨著華資興起，中資進駐，加上各個行業的競爭激烈，太古亦面對不少挑戰。過去於國泰任職達29年，並曾擔任港龍航空行政總裁的太古集團企業事務董事唐偉邦，分享太古集團在過去20年經歷的風浪，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在英殖時代，太古是首屈一指的英資公司，在回歸之後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最大的轉變是航空業的發展。國泰有70年歷史，70年前，當時的航空業剛起飛，所以香港作為一個基地，當時主要將香港人送到外地。但在最近20至30年，香港的航空業，主要循著作為樞紐的地位去發展，這亦是經過政府及企業合作，希望將香港轉化為一個航空的樞紐，這個亦很成功。樞紐最大的分別，除了將人由香港運出外地，或將人由外地運來香港之外，最主要是將人經過香港然後向全世界出發。亦因此，無論是人流及物流，香港在亞洲地區都擔當一個很重要的樞紐角色。

我們過去十幾年，都很著意增加航班及航點、班次。97年後亦一直在做這件事。例如去年，我們亦新加入幾個航點，如以色列、西班牙、波士頓等，亞洲比5年前亦新增很多二線城市，如濟洲島、清邁，同時亦加密了很多班次。如由香港去台北，一日有10多班航班，上海亦是，一些長線的城市如紐約，會有5班機。讓客人無論去哪





裡都可以經過香港。否則，客人就會經其他周邊的機場如新加坡、首爾等轉機。

除了將香港轉型成航空樞紐外，這段時間亦經歷不少風浪。

回顧過去數十年，經濟經歷了很多大上大落，有很多不同的事件，金融風暴、沙士等，一有這些衝擊，空運就首當其衝。每間航空公司都不能獨善其身。

我在國泰航空做了29年，之後到太古集團。由97以來到現在，97年回歸後，98年就是亞洲金融風暴，01年是911，03年有沙士，07、08是金融海嘯，每一次都一個大浪湧過來，每一次都覺得「死喇」，大家覺得不知所措。記得911那年，在9月11日，當時大家見到電視畫面時都目瞪口呆，第二日覺得很悲觀，有朋友立即賣光所有股票，我們航空業徹底停頓，突然間沒有人再訂位。03年亦一樣，每日看著電視機宣佈有多少人染病，哪有人會去旅行？當時非常悲觀。然後到金融海嘯，那段期間突然收到很多取消訂位的電話，因為很多行政人員突然間被裁。我的體會是，在那一刻會覺得很悲觀，但始終都要看長線的發展，如果相信這個世界，有起有落，捱過低潮，就會好起來。

近年香港出現了很多廉航，大幅拉低機票價錢，另外，不少航空公司亦加開直航航班，相信令國泰面對很大競爭？

國泰要面對很大競爭，但航空業本身亦是一個面對很大挑戰的行業。由10多年前開始，出現了新的模式，就是廉航。在我們眼中，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城市，現在香港每日有

超過100間航空公司提供服務。對市民來說是好事，有更多選擇。由航空業發展的角度來看，更多人飛，整個餅都會更大。另外，航空業亦有不同的挑戰，例如需要的資金很大，市場亦很直接地受經濟影響。換言之，經濟一好，航空業就會好，經濟一差，首當其衝就會是貨運，貨運下跌後6個月，通常就會輪到客運。因為貿易會先反映。

除了廉航外，鄰近的城市似乎亦帶來很大競爭？

沒錯，近年最大的壓力是，周邊地區的航空業亦發展得很快，每個城市的政府都察覺到，航空樞紐對於當地的地位是有正面影響。我們一直以來的競爭對手是新加坡，而最近加入的對手包括韓國首爾機場、廣州白雲機場，甚至深圳機場、馬來西亞、泰國，全部都想做航空樞紐。加上整體經濟未追上的話，就形成競爭壓力很大，所以國泰近年面對的壓力主要來自這方面。以往中國內地較少直航機，如武漢飛三藩市，中間需要於香港轉機，但最近就開了直航機，自然有些客會流失了。

國泰過去是不少香港人引以為傲的航空企業，但近年出現燃油對沖導致虧蝕，業績不理想，同時亦於今年大幅裁員，不免令人捏一把汗，你們如何應對？

首先，我們會繼續去加新航點，例如，已經有航空公司由武漢直飛三藩市，但有些更內陸的地方未有公司開直航，於是就加新的航點。第二，國泰最近亦宣佈了轉型計劃，因為現時所有事物都很快，要以客為本的同時，又要對市場作出快的反應，需要一個新的架構，要較精簡，希望在三年時間內完成。至於燃油對沖方面，我們會再作出調整。

除了航空業，我們看到太古地產大力發展港島東的商用物業，想要打造中環以外的第二個甲級寫字樓商業區。根據你的觀察，商用辦公室的需求在過去出現了怎樣的變化？我們都看到很多中資大企業進駐中環，令不少外資要另覓基地。

跨國公司仍然很希望在香港落戶，近年更多來自中國資金的大企業進駐。大家都要去建立自己的辦事處。需求多，短時間內供應不足，自然搶高了租金。

我們在收租寫字樓最大的發展是太古坊，最近開始需要重建，現在大家都追求生活品味，租辦公室亦不例外，希望可以發展成一個社區，加入環保的概念、交通配套，打造成中環以外的商業區。現在已有一些成績，以往一些大的律師樓，都不會考慮中環、金鐘以外的地方，但最近已陸陸續續開始搬到太古坊。整個項目投資150億，我們覺得長遠來說是必須的，因此我們的定位一直都是高檔的甲級寫字樓的供應者，我們亦很重視周邊的環境，現在既然可以重新設計，拆去3幢樓後重建兩幢樓，空間會較多綠化，當區的居民亦

非常歡迎。

我們希望做成一個誘因，有很多跨國公司很重視環境，希望夠新潮，可以吸引到頂級的人才。我們想將太古變成一個中環以外的甲級地段，吸引人才，管理層自然會願意將公司搬去那裡，兩者相輔相成。

另外，太古在內地的地產項目亦發展很快，將會是未來最重要的增長動力？

中國發展非常樂觀，97年回歸，中國自7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每年以雙位數增長，這是很驚人的。他本身的市場很大，時至今日已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現時每年增長6%至7%。

我們5個主要的生意，在中國內地都有發展。先說地產，我們主要是商業及寫字樓，在北京、上海、成都都有，上海那個就剛開的。北京首個項目三里屯超過10年，現在去都仍是一個很新潮的地方。廣州太古匯大家都很喜欢，成都，我們前年開了太古里，將舊區活化，同時引入商店，商業上很成功。B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梁國權： 在一帶一路中 輸出軟實力

於1975年成立的地下鐵路公司（港鐵的前稱），在40年間將鐵路運輸系統覆蓋整個香港，成為這個城市內最重要的交通網絡系統，平均每日載客量達560萬人次。港鐵循著鐵路沿線發展的物業及商業項目，皆「點石成金」，迅速發展成繁榮社區。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行政總裁梁國權對前路充滿信心，更表示港鐵未來會輸出更多軟件上的知識。

「香港是港鐵成長的市場，亦是我們最重要的市場。對我們來說，過去20年真是非常激動人心，」梁國權總結說，「2000年，我們上市的招股價不足10港元，今天股價已經超過40港元。」除了私有化上市，港鐵在2007年與九廣鐵路

公司合併，大大提升了港鐵的規模。而港鐵亦持續擴充香港鐵路網絡，例如2014年通車的「港島綫西延」、2016年啟用的「觀塘綫延綫」及「南港島綫」，正式貫通香港18區。

除了鐵路建設，梁國權表示，港鐵在這20年已發展出一套可持續的「鐵路加物業」模式。「我們與社區、發展商合作，未來將興建約18000個住宅單位，」他說，「我們也會在日出康城及大圍興建新商場，亦會擴建現有商場，包括青衣城及德福廣場。」過去多年，香港政府視「鐵路加物業」模式為一種鐵路發展的財政支持方式，因此將鐵路站上蓋的物業發展權批予港鐵。現時，港鐵已經管理超過96000個住宅單位及13個商場。

「我們亦踏出香港，先後進入中國內地、英國、澳洲及瑞典的鐵路市場，」梁國權表示。以北京為例，港鐵於2005年與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組成京港鐵路，營運北京地鐵4號綫、大興綫、14號綫及16號綫。

中國近年力推「一帶一路」，當中包括不少基建項目，部份國家更加是首次建立鐵路系統。「我們的角色，相比起提供硬件配套，更重要是輸出軟件上的知識，」梁國權說，事實上，河內、胡志明市、雅加達、曼谷等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已經在發展或經營鐵路服務，而硬件已經完成。故此，他認為：「港鐵首要集中於軟件上的參與。去年，我們正式成立港鐵學院，今年4月與雅加達捷運簽署備忘錄，在人力資源、鐵路營運方面提供支援。現時，雅加達的鐵路的員工已在港鐵學院內接受培訓，」另外，港鐵亦在去年和中鐵簽署備忘錄，合作發展中國以外的高鐵系統，但暫時未考慮進行聯手競投，但可從營運、設計等方面作出貢獻。「我們在海外的項目主要以合作的形式作管理，並沒持有資產，與酒店管理合約較相似，與我們在香港發展的商業模式很不同。未來，我們在很多市場中都看到機會，」梁國權說。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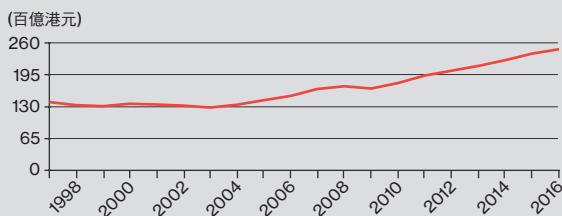




回歸20 香港得失

20年的時間不短不長，但香港經濟已歷盡起伏變遷。中資大舉進駐香港各行各業，主導股市、樓市，英資影響力漸遜，港資亦不復當年勇。香港對外面對深圳等競爭對手急速趕上，對內有樓價高企等棘手問題。回歸之後，香港的得與失，可從這些數字一探究竟。

香港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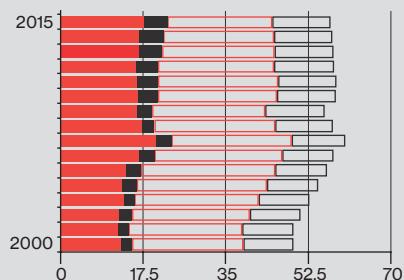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四大支柱佔GDP

香港經濟四個主要行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 金融服務
- 旅遊
- 貿易及物流
-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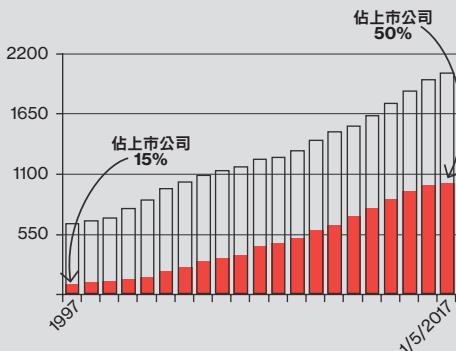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香港上市公司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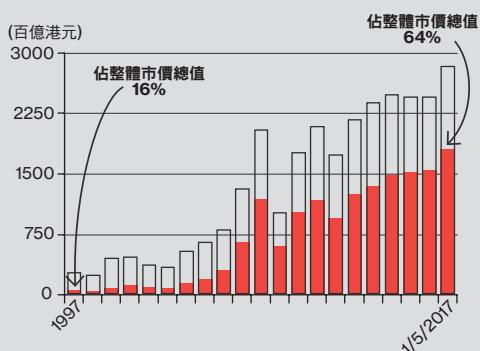
上市公司數目

市價總值

- 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內地企業
- 上市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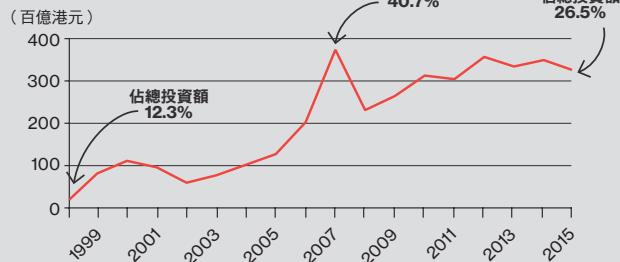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中國對香港的直接投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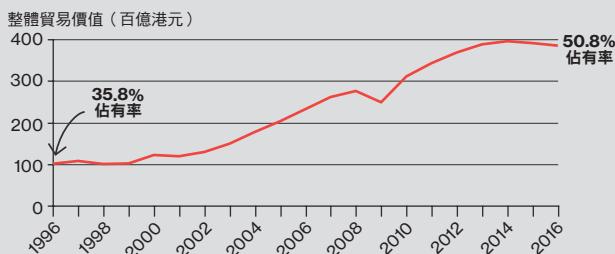
中國在年底的外來直接投資頭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中港商品貿易

與中國的商品貿易數據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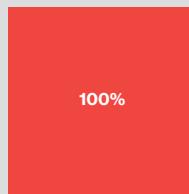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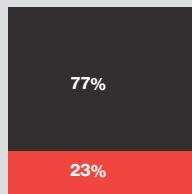
2017

中資大地主

中資發展商壟斷政府賣地，高價買入香港土地

- 中資發展商
- 本地發展商

註：數據僅反映政府賣出的住宅用地
資料來源：由彭博基於官方數據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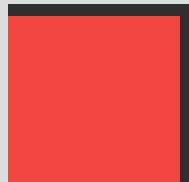
深圳趕上香港？

香港及深圳二十年前的GDP比較（美元）



- 深圳 \$140億
- 香港 \$1770億

資料來源：彭博所整理的數據及深圳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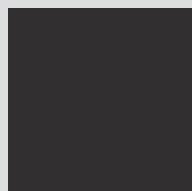
- 深圳 \$2810億
- 香港 \$3210億

IPO贏家

中資佔十大香港IPO保薦人中的九家

- 中資保薦人
- 海外及本地保薦人

註：1997年的排名統計全年數據，而2017年則是截至該年6月1日
資料來源：彭博



- 1 摩根士丹利
- 2 匯豐
- 3 美林
- 4 巴克萊
- 5 百富勤
- 6 霸菱
- 7 摩根大通
- 8 怡富
- 9 瑞信
- 10 新百利融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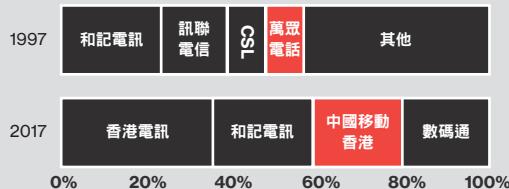
- 1 建設銀行
- 2 海通證券
- 3 農業銀行
- 4 招商證券
- 5 中金公司
- 6 光大證券
- 7 美銀美林集團
- 8 中國銀行
- 9 國泰君安證券
- 10 招商銀行

進佔電訊業

中國移動香港成為香港電訊業的重要一員

- 中資
- 非中資

註：1997年的數據為該年6月流動網絡服務營辦商所占有的頻譜，2017年的數據則為該年5月的資料



樓價急升

20年間翻倍的住宅價格

香港島太古城
489平方呎

1997 440萬港元
2017 750萬港元

九龍德福花園
556平方呎

1997 400萬港元
2017 639萬港元

註：平面圖為估計圖則
資料來源：中原地產

「納米樓」急升

細單位佔新盤供應量百分比（%）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
註：2017及2018年的數量為預測數字。細單位指面積小於431平方呎的單位。

收入追不上樓價

樓價升幅遠超工資水平四倍



註：以2003年6月30日的數據為基準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及中原地產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主席林家禮： 香港科技業要起跑了



中國內地科技業在過去20年間發展迅速，阿里巴巴、騰訊及百度三大BAT巨頭乘勢而起，稱霸中原。近年全球的眼光都落在科技初創企業身上，然而，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似乎仍相對落後。根據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國英士國際商學院和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於今年發表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香港較去年下跌兩位至第16位，報告指香港在人才、教育及研究等多方面都表現遜色。香港創科企業在面臨極大競爭及挑戰之時，應如何尋找機遇？由香港政府全資擁有的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數碼港），一直以扶助創新科技為目標，其主席林家禮分享對香港創科發展的看法。

香港政府早於90年代尾宣佈數碼港計劃，當時的目的是應對資訊科技發展的需要。你在今天會如何評價數碼港過去的工作？

當初香港經濟需要更多元化，要有新的推動力，而創業及創新加起來的「創科」便是新經濟的動力。數碼港便是懷

著推動數碼科技的使命而誕生。第一任的數碼港主席是施德論，當年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建設數碼港，打好基礎。第二任主席是周文耀，他成功將數碼港由沒有客人，到駐滿了不同企業。我作為第三任主席，要承先啟後，將數碼港化為推動香港新經濟的一個引擎。數碼港由零開始，到今天有約900家公司成員，來自超過20個國家。幾年前談創新科技仍比較前衛，今日已成主流，香港亦打好基礎，數碼港經歷了熱身、競步的階段，現在是起跑的時候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我們要利用融資方面的優勢，特別要加強投資功能，引進投資者，令初創企業更易成功。

現時有很多不同有發展潛力的科技項目，你認為香港會在哪一個範疇有最大優勢？

我相信香港下一步會勝出的肯定是金融科技。今日到內地已經不需要現金，一部手機就可處理所有消費。香港雖然是後起之秀，但我們有很良好的基礎，後勁很強。香港金管局以審慎聞名，去年成立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與數碼港合作推動金融科技。單是數碼港旗下就有近200間金融科技相關的初創企業，以及43000平方呎的金融科技公用工作空間。目前，我們有很多公司都在發展區塊鏈、網絡安全等金融科技基建技術，加上電子錢包、智能交易、電子身份認證等服務相繼推出，香港在金融科技很有前景。未來，我們會引進金融業的戰略合作伙伴，包括銀行、會計行、保險公司等。

近年，香港政府的監管法規常被批評跟不上科技進步，如Uber及提供共享單車服務的Gobee.bike都在香港引起爭議，你有何看法？

如果沒有衝擊、挑戰，就很難有進步。面對市場的發展需要，我相信監管當局會不斷改進法制，與時並進。但我們亦要理解，香港今天仍能良好運作，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謹慎

**我相信香港
下一步會勝出的
肯定是金融科技**

行事，有充足的風險管理。以我所見，政府努力在風險與市場發展兩方面找出平衡。

內地的科技企業在過去短短20年間迅速崛起，香港在這方面似乎落後於人，香港有什麼優勢可以突圍而出？

中國這個全世界最大、最具競爭的市場就毗鄰香港，今天創科企業放眼香港是不會成功，必定要加上中國市場。香港的自身優勢經常被忽略，我們是國際化城市，法律制度健全，擁有領先全球的資訊科技基建，數據自由流通。外國及內地公司都有信心將數據存放在香港，令香港成為大數據的天然港。同時，世界各地的科技企業為了打入中國市場，亦會先到香港，而內地科技公司亦要立足香港來達成全球化。

以中長期發展來說，你會展望數碼港及香港科技企業有何發展？

數碼港下一步要好好服務「一帶一路」，作為香港創科企業的跳板。香港大部份的創業家都有國際視野，第一站就是東南亞，要打入印尼、緬甸。在「一帶一路」的「數碼絲路」下，香港要行的策略是「+中國」，中國的策略是「+香港」，大家一同採取「+東南亞」的策略。B

香港科技園公司 行政總裁黃克強： 打造初創集資市場

新經濟的企業正逐步取代舊經濟，成為經濟增長和股票市場的火車頭，各大「獨角獸」更令人目眩。雖然香港的初創企業版圖似乎仍然落後於其他城市，但近年已急起直追，一直培育本地初創企業成長的科學園行政總裁黃克強於「上市之路：高增長企業研討會」中分享表示，通過香港交易所籌備中的新板。香港有潛力但仍未有盈利的初創企業，將可以在香港上市，這新融資渠道令企業成長得更快，同時令香港成為區內初創科技企業的投資樞紐。

根據總部位於三藩市的研究公司Compass公佈的《2015年全球初創生態系統排名》，香港是增長最快的初創生態系統之一，排名第五，整體而言是全球第25大初創企

科技 是香港和全球經濟 未來的關鍵

業樞紐。投資推廣署統計顯示，截至上年年底初創企業共有1926間，比2014年1065間增長近一倍，當中以資訊、電腦及科技行業最多，上年有401間，其次是電子商貿、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科技（249間）、專業或顧問服務（180間）、設計（158間）及金融科技（138間）等。

過去，科學園亦培養了不少成功的初創企業，黃克強分享：「科學園希望可以創造一個投資者的生態圈，現時科學園為每個初創企業的平均集資額為1700萬港元，由2003年開始至今的累積集資已超過17億港元。」科學園會為園內的企業提供不同的協助，如改善投資者推介的技巧、介紹投資者等，幫助初創企業成長。

未來，科學園將與香港交易所合作推動新板，「我們看到很多符合新板上市、具有潛力的公司，特別是生物醫療公司，這些公司都擁有好的產品、好的科技，以及有好的時間性，」黃克強認為，好的公司可以在較早期上市，不但對於公司有好處，更可令投資者有更多機會分享成功公司的成果。本港運輸科技企業Lalamove（啦啦快送）亦準備於新板申請上市。

「科技是香港和全球經濟未來的關鍵，而投資者則是科技生態圈的核心元素之一。香港要為科技公司打造支援充足的生態圈，這個生態圈匯聚很多高潛力的科技公司，我們相信它定必能夠成為投資者的最佳目的地。」B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退休教授 馬傑偉： 本土身份更混雜

回歸以後，中港融合一直是個大課題。從英國殖民地搖身變成中國城市一員，只需一日。但香港人調整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卻一直在褪變。雙非孕婦、自由行、水貨客，都是回歸以後引發中港矛盾的議題。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在2016年的民意調查，會自稱為「中國人」的香港市民僅為12%，遠低於1997年時的32%。「香港人」究竟如何重新定義自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退休教授馬傑偉多年來專研香港流行文化，並深入探討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談談回歸20年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

香港回歸中國20年來，香港人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有何轉變？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這20年有很戲劇性的轉變。香港的戰後新生代成長於7、80年代，十分熱愛香港的生活方式、城市風貌，並引以為豪。但1997年以後，這一代人便感到不安，究竟香港會變成怎樣呢？最初的十年，身份認同比較模糊，既中國又香港，找不到落腳點。2003年沙士以後，香港與內地簽署《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人對中國有一種盼望，覺得可以在大國崛起中分一杯羹。2008年的北京奧運也起到令香港人認同中國的正面作用。

但與此同時，中國內地很多醜聞發生，包括毒奶粉問題、四川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民權人士被打壓等。香港人又發現，原來自己和內地人是不同的。經歷了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後，一個強烈的本土意識再次出現。

沒錯，香港近年的確出現了較強的本土思潮，甚至有人提倡「港獨」，支持者大部分是年輕一代。1997年前後的本土思想有何不同？

身份認同的邏輯是要有一個鮮明的他者。1997前的本土認同是建基於一個很有活力的本土文化，並且富有物質主義，強調競爭。這與國內文化形成對比，香港人是強，內地



新移民是弱，會被香港人歧視。

到了今天，他者仍然鮮明，但香港與內地的強弱倒轉了。而雙方的差異是更加生活化、更為貼身的，不再是在電視劇和電影中才出現。內地人會出現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自由行旅客）、浸會醫院（雙非孕婦）、上水火車站（水貨客）等不同地方，而香港人不能歧視他們，因為對方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比你強。隨著不斷有新移民來香港，帶著新的文化與生活價值觀，這種他我矛盾是比過去更複雜。

今年有部分香港年輕人表明不參與「六四事件」相關的活動，更有人稱「六四事件」為「鄰國」歷史。從對「六四事件」看法的分歧上，可以看出香港兩代人對中國的認同有何不同？

過去上一代香港人是講「關社認祖」（關心社會、認識祖國），要追回文化的根源。而「六四事件」將我們和中國拉得非常近，當時的本土認同是政治上不認同中國政權，但民生上有很強的聯繫。我們感到北京學生為未來作出犧牲，有崇高理想，不再是「阿燦」（香港人在80年代對內地新移民的歧視稱呼）。那一代人在文化上亦認同中國，例如萬里長城、詩詞歌賦，存在一種浪漫的想法。但現在不同了，新一代在政治上不認同中國政權。民生方面，他們見到內地人身

穿名牌、財大氣粗，是比較醜化。文化方面，回內地旅遊所見的現實也與浪漫想像不同。中國內地在各方面都是他者，自然成為部分人口中的「鄰國」。

未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會走向何處？

香港本土身份的認同會趨向強烈和分化。香港人口結構愈來愈複雜，包括人口老化、新移民進入，本土身份較混雜。經歷反國民教育運動、雨傘運動的一代人，已經留下很深的文化烙印，持續對中國政府有十至二十年的不信任，為香港價值、文化抗爭。但同時會有市民接受現實，採取務實的態度。社會不可以長遠維持激烈對抗，會慢慢融入現實。B

思聯（CL3）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林偉而：香港的藝術受到更多關注

香港藝術市場過去寂寂無名，卻在20年間急速躍身成全球第四大藝術品市場，Art Basel 於2013年來到香港，各國著名畫廊如英國藝術畫廊白立方畫廊（White Cube Hong Kong）、Emmanuel Perrotin、高古軒、Ben Brown、馬凌畫廊（Edouard Malingue Gallery）等亦爭相進駐。回顧過去，香港的藝術市場與香港的精神面貌，都經歷了巨大的變遷。「香港的藝術市場發展得很快，同時，香港的藝術亦逐漸受到更多的關注，」身兼藝術家、收藏家及建築師的思聯（CL3）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林偉而說。

「Art Basel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它帶來了全世界各地的畫廊、策展人、Museum，很多藝術家來香港，」林偉

因為國際畫廊的進駐，
這些畫廊亦開始留意
這個城市的藝術



而說。根據法國藝術品行情公司 Artprice 於今年3月發表的《2016全球藝術市場年度報告》指，香港已是全球第四大藝術品市場，去年的交易額達11.5億美元，頭三位分別是紐約、北京、倫敦。

為了在急速冒起的香港市場分一杯羹，多間國際級畫廊相繼進駐，白立方畫廊（White Cube Hong Kong）、Emmanuel Perrotin、高古軒等，一時間，香港的藝術市場版圖百花齊放。然而，不少畫廊在市中心找尋合適的選址時，都遇上困難。因為畫廊在運送大型藝術品時，都要特別小心，但香港的空間往往較窄小。於是，在參與恆基地產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的商廈項目 H Queen's 時，林偉而提出設計以畫廊為目標用家的商業大廈。「H Queen's 最初是寫字樓，但我們想它較突出，項目在5年前開始，當時 Art Basel 剛剛來港，我知道很多畫廊想來香港，但很難在市中心找到合適的地方。所以我想將這個大廈設計成專為他們而設的大廈。」林偉而分享：「我們增加了每層的高度，亦設計了如何將藝術品運去每一個樓層，在天台加了一個很大的吊臂，可將外牆打開一個很大的洞，然後藝術品搬入。因為有畫廊的需要，於是就會有靈感，將這些主意融入設計內。」

「因為國際畫廊的進駐，這些畫廊亦開始留意這個城市的藝術，」林偉而說，很多外國的畫廊來到香

港，會特地叫他介紹香港的藝術家，「因為Art Basel，對香港藝術的帶動很快。」事實上，林偉而在10年前開始收藏香港的藝術品，同時本身作為建築師的他，亦參與裝置藝術的創作，並於2006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以香港最常見的竹為創作材料製作。林偉而帶著5個傳統的搭竹棚師傅，一同飛往威尼斯，在雙年展的展覽場地即場紮起竹棚作品《竹梯》，引起了國際藝術界的關注，好評如潮。「他們從來未見過這種工藝。一些我們看似習以為常的事物，在別人的眼中其實很特別，」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修讀建築系學士及碩士的林偉而說，這個城市其實充滿了很多有趣的題材，只是我們沒有發現，「為什麼外國人來到香港，覺得非常刺激，是因為香港很多矛盾的地方，在一個超級建築的旁邊，放著一個小小的報紙街邊檔。這種矛盾反而變成這個城市的特色，我們應該要保護這個文化。每個城市都很需要，如果沒有地道的文化，就會失去生氣，」林偉而說。❶



星展香港財資市場 (大中華) 董事 總經理王良享：香港 繼續做中國的跳板

《大時代》這部以炒家浮沉於股海翻波的無綫電視劇，是香港人重要的集體回憶。香港股票市場在過去20年經歷了急速的成長，總市值由1997年的3.2萬億港元，大幅增長近8倍至2017年的28.5萬億港元。香港亦成為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的首選地，令香港多次成為新股集資額全球排名第一的市場。同時，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香港作為首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外匯及債券市場亦變得更多元化。星展香港財資市場(大中華)董事總經理王良享認為：「香港的股市和外匯市場增長很快，並且會繼續成為中國企業及人民幣國際化的跳板。」

97年金融風暴、08年金融海嘯，香港股市走過了幾個「大時代」、坐了好幾圈过山车，恆生指數由2007年10月30日的31638點，下跌至2008年10月27日的11015，一年間的跌幅多達65%。

「有幾個事件令香港的金融市場由最低沉的時期回復動力，自2006年起，有內地的企業相繼來港上市，而中國企業佔香港股市的規模亦越來越大，」王良享說。事實上，中國企業在港上市的總市值，由1997年的5000億港元，增長至2017年的18.3萬億港元，佔香港股市總市值的比例，亦由1997年的只有15%，升至64%。「在2006年以前，投資者對於股票的偏好較為美國化，亞洲的投資組合上，大部份都會選美股，但06年以來，大量國企來港上市，同時亦改變了大家的投資取向，會在組合中加入在港上市的中資企業。」同時間，香港企業在股市中所佔的規模亦大幅縮小，投資者亦更偏向地產股及公用股。

「過去幾年推出的互聯互通，亦為香港的市場帶來了生氣，直至今年5月中，經互聯互通南下的資金達670億港元，而北上的資金則達360億港元，」他相信，未來的規模將會逐步擴大。

同時間，外匯與債券市場亦出現了改變。「2004年開始，香港居民可以每日兌換2萬元人民幣。2010年，香港成為首個離岸人民幣中心，中國企業亦在香港發點心債集資，中國財政部定期在香港發國債，令香港擁有完整的債券茲息曲線，」王良享認為，未來中國仍會以試點的形式推出不同的政策，令香港繼續成為中國「走出去」的跳板。「香港未來可以透過利用人民幣計價，幫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例如在交易所上可以有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期貨合約，都是未來可行的。」❷

捷成集團董事總經理海寧（Helmuth Hennig）：香港不再是唯一的潮流指標

香港的零售在過去20年坐了一轉過山車。2003年，迎來了「沙士」重擊，市面上一片蕭條，但隨即推出的「自由行」像一劑興奮劑，在短時間內振興了香港零售業，迅間改變了整個行業的版圖。然而，過份擁擠的街道、人民幣升值，加上世界各地爭相吸引內地遊客，同時內地人生活水平及當地商品質素提高，香港零售業已風光不再。在香港代理頂級跑車保時捷、強力風筒DYSON、藍妹啤酒等品牌的捷成集團，已在香港扎根122年，分銷洋酒、家電，以至高級跑車等各類產品，見證香港歷史變遷。其集團董事總經理海寧（Helmuth Hennig）談談香港零售業的改變與挑戰。

回歸20年來，背靠中國龐大的消費力，香港零售業起了甚麼變化？

回歸以後，香港基本上受惠於中國的發展，特別是零售業受中國內地高端消費者所累積的財富主導。在香港的免稅政策下，奢侈品是相對內地的便宜，吸引內地人大量購買。另外，他們對奶粉等日常消費品也有極高的需求。因此，我們可以看見零售業漸漸由過去吸引不同旅客的策略，改變為集中迎合內地消費者的需要。這對香港有正面影響，令我們維持高就業率及工資增長，但另一方面，樓價亦更貴，並帶來過分擁擠的問題。

過去三年，香港零售業銷貨額都錄得負增長，今年頭四個月亦按年下跌百分之一。中國內地對香港零售業的影響有何改變？

首先，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逐步開放市場，中國消費者更容易在內地購買到海外品牌的商品。其次，隨著資訊更為流通，他們亦有更大意欲到其他外國地方旅遊。第三，中國已經更現代化，自家產品的質素亦有提升，消費者對當地品牌有更大興趣。最後，在過去一、兩

年，人民幣轉弱，相比日本、韓國，以至歐洲，香港商品價格對內地消費者的吸引力已不及從前。

香港零售業未來要怎樣應對內地消費者流失的挑戰，重拾動力？

香港零售業不能再靠高端消費市場，需要由單一奢侈品轉型到更闊的層面。我在銅鑼灣辦事處附近走走，以往這個地區是充滿了奢侈品品牌，但現時大部份的鐘錶品牌都已經消失了，反而多了中端產品，吸引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另一方面，很多商場已轉為以生活品味相關的商品作招徠，吸引年輕消費者或追求生活品味的人。不得不承認，香港已不再是唯一的潮流指標，曾幾何時，中國內地的消費者都以香港作為他們唯一的潮流參考地，但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成為了中國消費者的潮流參考地。一百多年來捷成集團紮根於中國市場，涉及不同業務，我們亦於2004年在北京設立了中國內地的營運總部，同時以香港作為集團總部。香港是很成熟的市場，即使影響力不如從前，只要對市場保持敏感，因應消費者的喜好作出改變，仍有能力帶動潮流。B



**香港零售業
不能再靠高端
消費市場**